

# 情系大理

赵炳龙  
卷

Qingji Dali

历代

白族

Lidai Baizu Zuojia Congshu

赵寅松 ◎ 主编  
罗江文 ◎ 选注

这是诞生在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一群学人心血凝成的华章。  
这是一轴使大理“文献名邦”与中原文化共荣的历史画卷。  
透过这些诗文，我们看到了古人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和广阔胸襟。  
正是这套丛书，让尘封的辉煌鲜活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白族作家丛书

民族出版社

Oinqji Daiji | 历代 白族作家丛书  
白族 Lidai Baizu Zuojia Congshu

# 情系大理

责任编辑:斯陆益 马 非  
装帧设计:程舟行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卷/罗江文选注.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4  
(情系大理/赵寅松主编)  
ISBN 7 - 105 - 07614 - 3

I . 历 ... II . 罗 ... III . ①古典诗歌—作品集—中  
国—明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195 号

###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云南电子计算中心科技彩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4 字数:190 千字

印数:0001 - 1200 册 总定价:600.00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二编室电话:010 - 64228001;发行部电话:64211734)

PDG

# 赵炳龙卷

赵寅松  
罗江文  
◎主编  
选注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编

# 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编辑委员会

总顾问：顾伯平 赵立雄

顾问：赵济舟 黄永华 杨宴君

名誉主编：杨明

主编：赵寅松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达 刘丽 余嘉华 芮增瑞 李公 李建国

李革生 罗江文 张文渤 张明曾 张建雄 周锦国

杨云飞 杨锐明 赵定甲 赵建军 段炳昌 段甲成

施立卓 高万鑫 盛代昌

## 序

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书记 顾伯平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 赵立雄

民族文化因承前启后而能源远流长，民族精神因世代相传得以发扬光大，这是亘古不移的真理。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作为生活在云南这块诞生了早期人类的古老土地上的世居民族之一，白族在饱啜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并不断补充、吸收各个时代之中的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向世人奉献出了流光溢彩、记录了本民族精神生活和心灵历程的宏篇巨著。继《情系大理·当代白族作家丛书》出版之后，《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作为历代白族作家心血和成果的第一次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发掘与整理，由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组织完成编纂并相继出版，这是“民族文化大州”建设所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的出版，对于抢救和保护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持、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自治州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谨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苍洱之境，人杰地灵；纵古贯今，英才辈出。剑川海门口出

土的青铜器开启云南文明之先河；祥云大波那罕见铜棺的发现，说明大理地区文化积淀之深厚；而汉代楪榆人张叔、盛览不远千里负笈求学于汉代文学大家司马相如之举，则使人看到了一种虚心学习先进文化的可贵精神。唐代南诏与唐朝之间密切的交往和联系，使得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得益彰。彪炳史册的辉煌巨著《全唐诗》也有南诏君臣的诗作。而耸立苍洱之间一千余年的巍巍三塔，更说明了南诏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继后，由杰出的白族政治家段思平所创立的大理国，与宋朝相始终，并在客观上形成了宋朝的南方屏障。加之频繁的经贸交流，对于祖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虽然明初洪武平滇的战火，造成了大理国文献典籍毁于一旦，诸多宝贵的史料记载多付阙如。但从现存史料中仍旧不难看出，大理国时期，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白族文化按照自身的发展轨迹继续向前。元代忽必烈征服大理国，在云南设立统一的政区，大理段氏总管仍能在云南政治生活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说明白族文化根基之深厚及其在古代云南影响之深远。

明代以后，白族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许多汉文化修养深厚、富于思想见地、在自己的时代之中有所作为的优秀人才。收入本“丛书”中的众多作家，皆可谓大理文化史上所出现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文采风范，值得后人学习。如明代李元阳在江苏做官，外抗倭寇，内抚黎民，他离任时，当地人民“流涕遮道者百余里”，并为之建生祠、勒碑“述善政百余事”。著有《说纬》一书的王崧被称为清代云南经学巨擘，连同时代的经学大家阮元都称道他：“精思卓识，博通万卷，不困于浅，不蔽于俗，是能读九经疏义，识史家体制者矣。”著名白族学者赵藩不仅为官清廉、政风卓著，他题于成都武侯祠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的名联，更是以其独到的历史眼光和深刻内涵而传诵古今。

《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是历代白族作家心血和成果的第一次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展示，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古以来苍山洱海的灵山秀水、南诏大理的古老文化如何激发了一代代白族知识分子的创作灵感，成就他们的宏篇巨著；而他们的如花妙笔，又为苍洱大地和白族文化增光添彩，丰富了白族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深刻内涵，成为白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丛书收入的这些历代白族作家的作品，或从省、州图书馆浩繁的史志资料和发黄的卷宗中发掘出来，或从作者散居全国各地的后人手中征集选编，为了完成丛书的编写工作，编注者们筚路蓝缕、广泛查阅资料、多方求教或相互印证，终于使这套丛书得以问世。对所有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作出贡献的人们，我们代表中共大理州委、大理州人民政府和全州各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选出版《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它的出版，充分体现了中共大理州委、大理州人民政府对民族文化遗产积极发掘、抢救、保护的态度。因为只有以全部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为根基，充分吸收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因素，才能使白族文化枝繁叶茂、有着充足的发展后劲；同时，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不断推陈出新，民族文化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白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民族。我们相信，在继承前人优秀遗产的基础上，白族人民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崭新的民族文化，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书成之际，特此为序。

## 前　　言

赵炳龙（1608~1697年），字文成，号云升，晚年自署楸园老人，白族，剑川人。崇祯壬午（1642年）举人，永历朝官吏部文选司主事，迁户部员外郎。

赵炳龙自幼谦谨好学，钻研经世之学，工古文诗词。1644年清军入关，明亡。1645年，滇南土司沙定洲与明朝镇守云南世袭黔国公沐天波争权，沙定洲攻占昆明，云南陷入一片混战之中。沙定洲攻楚雄，赵炳龙时任金沧道杨畏知记室，出谋划策，助杨畏知击退沙定洲。1647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被拥立为南明永历帝。赵炳龙随杨畏知到肇庆，经杨畏知荐，被授予吏部文选司主事，后迁户部员外郎。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入滇平乱，抗清复明，支持南明政权。但孙可望阴谋称帝，1652年将永历帝挟持到贵州安隆，赵炳龙也随之。孙可望杀杨畏知，又杀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人。赵炳龙见南明及大西军内部分崩离析，事已不可为，无奈之中辞官归隐剑川向湖村之楸园，建造居室名为“居易”，足迹不至城市。吴三桂入滇，杀永历帝，逼赵炳龙入仕，赵炳龙逃避到石宝山中不出。

赵炳龙隐居后，以弹琴赋诗自娱，在忧国悲民的情绪下，写下了不少感人的诗词作品。据赵联元《居易轩遗稿·跋》，《居易轩集》原有诗四卷，古今体六百余首；文四卷，共百余篇。原本为赵炳龙手编，藏向湖村故宅，赵联元又抄副本藏城中，咸丰、

同治年间，剑川闹兵灾，混乱中原本毁于火，副本亦失去。赵联元后回忆出诗二十余首、文二篇，又从《滇南诗略》、县志以及戚友传抄的诗文中追录到诗二十余首、文四篇，合编为《居易轩遗稿》。清光绪十一年蔡元燮在《遗稿》后序中说：“独惜乎其寥寥也，盖蚀于兵灾者久矣。”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云：“苦从煨烬搜遗佚，一卷珍藏抵万金。”

### (一)

赵炳龙是一位充满爱国主义精神、重气节、重情义的诗人，从现存的诗歌作品看，多寓君国身世之感慨，记事抒情，赠友感怀，格调哀怨悱恻，读之令人凄楚。赵藩赞之，有屈原似的哀怨，《离骚》似的心。（《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

赵炳龙的诗歌创作，可以杨畏知被杀和赵炳龙的归隐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横缨出远塞”“天空任奔突”。赵炳龙入仕后，深得杨畏知信任，被永历帝授予吏部文选司主事，又迁户部员外郎，可以说是仕途坦荡，意气风发，对国家命运、个人前途都充满了信心。这时期他创作了不少边塞诗，抒发了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例如，《出塞曲》：

横缨出远塞，马驚怒飙发。  
顾见双白狼，弯弓洞穿骨。  
滚滚尘沙间，天空任奔突。  
万马尽辟易，豪气立须发。  
誓此七尺躯，捐以报明阙。  
濡笔天山巅，文炳千秋碣。  
却笑飞将军，射虎蓝田月。

这首诗写作于赵炳龙助杨畏知抗击沙定洲叛军之时，赵炳龙运筹帷幄，帮助杨畏知击退沙定洲，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滚滚尘沙间，天空任奔突”“誓此七尺躯，捐以报明阙”，如此的英雄气概和报效国家的壮志，正是当时诗人内心的真实写照。

其他的诗如《从军行》《关山月》等，也表现了同样的主题和豪情壮志。

赵炳龙是位情感丰富的诗人，在抒发立马横戈的豪情时，也表现了背井离乡征战沙场，对亲人、对乡土的思恋之情。例如，《关山笛》：

秋风不遣魂归去，笛声叫醒胡天曙。  
一夜梅花落玉关，关头雁帛无寻处。  
可怜出塞骋黄骝，珠鞭玉勒珊瑚钩。  
猎犬飞鹰竟驰逐，沙草茫茫春复秋。  
关山遥遥家万里，月明羌调风中起。  
白露清冷更送寒，回首天涯泪盈指。

这首诗描绘了深秋塞外，白露清冷，景象衰飒，触景生情，勾起了诗人深深的乡土之恋。

当然，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豪情，也随之而来的还有战争的创伤，征夫怨妇是一个永久不衰的主题。赵炳龙的长篇歌行《妾薄命》写一位少妇因丈夫远征，生计荡然，以致窘迫而死。“无何北地急征兵，良人骑马向长城。牵衣相送千行泪，执手生离万古情”；“计从夫婿渡交河，河梁断绝水扬波。安得南风吹我去，对君呜咽为君歌。”诗歌如诉如泣，说不完的苦，道不尽的悲，言不完的恨，读之令人哀怨凄楚。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评曰：“《薄命》篇成泪满襟。”《滇诗拾遗》

赞之：“悱恻缠绵，似长庆体。”蓝华增先生《云南诗歌史略》云：“长歌铺叙委婉，属辞华靡，摇荡人心。它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显示出诗人多方面的才华。”

另一首怨妇诗《长城路》，写一位妻子月夜思念征夫，哀怨之中却有豪情，这在历代众多的怨妇诗中是不多见的。诗云：

长城不尽路，千里复万里。  
君戍长城外，妾住深闺里。  
深闺夜夜风月凄，长城月落鸺鹠啼。  
何不从君学弓马，射雕杀兔长城下。

第二阶段，忧国感时，直效“新亭泣”。随着岁月的流逝，南明小朝庭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孙可望杀杨畏知和吴毓贞等朝臣十八人，南明政权危危欲坠。赵炳龙报国无望，心灰意冷，满腔的报国热忱和豪情壮志化成了无限的忧愤和哀伤。这时期赵炳龙诗风大变，创作多为忧国感时、怀念故人、痛斥权奸、吊古伤今之作。特别是南明亡后，他虽然隐居向湖村，与世隔绝，但他的心却极为不平静，亡国之悲使他直欲效东晋士大夫作“新亭泣”，诗作充满了君国身世之感、故宫黍离之悲。其诗歌体制多仿《诗经》的变雅和屈原的《离骚》，如蔡元燮在《居易轩遗稿·后序》所说：“其托于诗者，变雅、《离骚》之流。”李玉湛在同书后序中也说：“湛读先生之诗文，渊源忠孝，取法诗骚，欲言难言之隐，以可解不可解之辞出之，黍离、麦秀之悲，香草、美人之旨，旷代以来，当与杜子美、元裕之相视而笑。”

这时期的代表作较多，如《广巷伯九章》，诗歌仿照《诗经·巷伯》，怒斥进谗者，为忠臣鸣不平。末三章云：

重渊毒鱗，怒彼长舌。

既吮其躯，终珍其魄。

胡为不悛，磷于江潭。  
沿流吸沙，浸润屈原。

嗟彼譖者，如簧乱聰。  
人亦有言，多言数穷。  
忠而见谤，君与谁忠？

诗歌形式取法《诗经》，而深刻的思想则源于《离骚》。  
其《无同心三章》首章云：

国无同心兮，放我江潭。  
居不可卜兮，行歌而自怜。

《离忧六章》第三章云：

欲离忧兮，灵均之谒兮。  
湘水泱漭而无楫兮，羌予不能涉兮。

《去故都三章》末章又云：

人之云亡，禾黍行吟。  
我心之永贞兮，惧愆修而黍亲。

《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读赵炳龙这些诗句，我们如同又看到一位屈原，披头散发，形容枯槁，行吟泽畔，忧国忧民，忠贞高洁。赵炳龙不仅有屈原似的哀怨，

更有屈原赤诚的心。正如赵藩赞之“湘累哀怨楚骚心”。(《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

香草、美人是屈原之爱，屈原的高洁、屈原的忠贞皆寄托于此，赵炳龙诗作亦多如此。其《惜菊五章》首二章云：

菊之香兮，蔚秋芳兮。  
嗟！胡为其不芳，而饱之犬羊？

物则鲜知兮，畴实纵之。  
杰士之凋谢兮，我心则凄。

诗歌以“菊”喻杨畏知，不遇明主，高洁之士惨死奸臣之手。《滇诗拾遗》云：“此随蹕安隆将归隐之作，反复长吟，为之涕下，不知当日流多少血泪也。”

《去故都三章》第二章云：

去故都兮，雨雪其霏。  
人之云亡，麟凤其悲。  
明王之可宗兮，孰操兰而茹薇？

诗以“麟凤”比喻高洁之士，以“兰”喻高尚的品行，表现手法如同屈原。《石兰三章》亦如此，诗云：

石兰之葆兮，芳窈窕兮，可以扬予藻兮。……  
石兰之翠兮，纷粹邃兮，可以纫予佩兮。……  
石兰之艳兮，香焕漫兮，可以适予粲兮。……

饰以兰草，佩以兰草，如同《楚辞·离骚》：“扈江离与辟芷

兮，纫秋兰以为佩。”诗以兰喻人，赞兰实为赞扬高应雷的品行。

自屈原之后，“美人”或代称君王，或代指品德美好的人。赵炳龙辞官归隐，永历帝又逃亡缅甸，赵炳龙以“美人”喻永历帝，写下了不少悲国思君的诗句。其《永忧六章·述怀》首二章云：

永忧纷只，瞻白云只。  
云之沄只，美人其殷只。

彼美其殷，实劳我心。  
往将以群，山高水深。

《今夕五章·思古也》第三章又云：

放鹤归只，鹄南飞只。  
美人一方，思依依只。

“放鹤”“鹄飞”均指赵炳龙归隐，虽在哀痛无望中归隐，可仍然对永历帝依恋不舍，“往将以群，山高水深”，只能“思依依只”。

其《广烹鱼四章》则以“美人”喻提学何闳中，末二章云：

我思美人，盈盈一方。  
匪美人其曷归？归美人兮  
而心彷徨，而道阻且长。

我思美人，忧心如焚。  
匪美人其曷归？归美人兮  
而足逡巡，而不敢以告人。

《滇诗拾遗》云：“此亦将归之作，由黔返滇，故曰西归。美人谓何提学闳中，曾招隐先生者。”何闳中忠君仁厚，杨畏知被杀之后，何闳中愤而辞官隐居，不久悲愤而死。“烹鱼”见于《诗经·桧风·匪风》，余冠英《诗经选》言此诗与“唐人诗云：‘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意境相似。”《广烹鱼四章》沿袭《诗·匪风》意境，以“美人”来赞扬何闳中的品德，以思美人来表达诗人对师友的思念。

吴三桂入滇，杀死永历帝，南明王朝灭亡，隐居向湖村的赵炳龙作为明朝遗老，对故国沉痛哀伤不已。其《痛哭》云：

日入燕京暗，乌云掩玉扉。  
新亭人更饮，有泪共沾衣。

诗人自比南渡后东晋的士大夫，对酒流泪，哀亡国之悲，直欲效“新亭泣”。

其《吴宫恨》云：

吴宫歌舞迷魂地，月明暖抱琵琶睡。  
梦起犹闻掩抑弹，兴亡曲里依稀记。  
今日霜丛叫鶗鴂，美人家下淹红泪。  
只有嵯峨江上山，眉黛犹横满宫翠。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轻信谗言，为越王勾践所灭。江山依旧，人非昔人，这既是吴宫恨，也是明亡恨，正是所谓的吊古伤今。

赵炳龙的诗歌形式是多样的，不仅仅以楚骚形式，抒发他的

怨和恨，还以曲等形式来表达他难以压抑的去国离忧之思。如《塞上乌》：

君不见，塞上乌，月明归飞声呜呜。  
高城女儿夜鸣柝，听者泪落纷如珠。  
可怜苏武单于客，暮鸿风里头销白。  
北向望南南望胡，茫茫黑海千山隔。  
吁嗟乎！塞上乌，无夜呼。  
李陵不归，王嫱已夫。  
将军七尺男儿躯，美人国色宫中无。  
天山牧马长城陷，空向高台哭故都。

这也是一篇借古喻今之作，苏武牧羊十九载，李陵病死匈奴，王昭君出嫁匈奴，皆远离故土，“茫茫黑海千山隔”。而今“天山牧马长城陷”，国灭人亡，赵炳龙自感回天无术，孤独无依，只能“空向高台哭故都”。

赵炳龙是一个有着屈原诗魂的性情真挚的诗人，他忠义两全，肝胆照人，爱憎分明。对残害忠良的权奸，他深恶痛绝；对故交知己，他情深意长，信守不渝。这种品格，在《得伴失伴篇》和《忆惜篇》二诗中得到了集中表现。

《得伴失伴篇》附题“追悼故大学士宝鸡杨忠烈公畏知、提学黄冈何公闇中”，前半“得伴”部分云：

得伴何足喜？喜彼志术和。  
如天有明月，星辰如森罗。  
如水有神龙，凡鳞随其波。  
亲上而亲下，气从而类多。  
鸣阴鹤有子，伐木登泰歌。